

历史视野中的西方教育哲学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杜普伊斯 (Dr. Adrian Dupuis)
高尔顿 (Michael Gordon) ■ 著
彭正梅 朱 承 / 译

虽然名为“教育哲学”，事实上“哲学”总是在“教育”前面，即是说教育哲学是以哲学为基础和前提的，有什么样的哲学便有什么样的教育哲学。这样的教育哲学让从事哲学工作的人看不起，让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看不懂。因为看不起，所以不屑看。在哲学家眼中，教育哲学家是只不过是“小商贩”而已。因为看不懂，所以不愿看。在教育实践工作者眼中，教育哲学是深奥的、高不可攀的，即使不是无用的，也是自己无福消受的“奢侈品”。

丛书主编：陆有铨 石中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视野中的 西方教育哲学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杜普伊斯 (Dr. Adrian Dupuis) 高尔顿 (Michael Gordon) 著

彭正梅 朱 承 /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权声明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美国大学出版社委托姚氏代理公司授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6.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nd Edition by Copyright © 1997.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视野中的西方教育哲学/彭正梅, 朱承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8

(京师教育哲学译丛)

ISBN 978 - 7 - 303 - 08202 - 5

I. 历… II. ①彭…②朱… III. 教育哲学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7349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5 - 6196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9.2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 ~ 3 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责任编辑: 郭兴举

装帧设计:  红土月设计室 / 第 3 版 005
nongshiyue@vip.sina.com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马鸿麟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 - 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 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 - 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 - 58800825

总 序

从洛森克兰兹的《教育学的体系》一书的出版（1848年）算起，教育哲学的历史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相对来说则晚了许多，从杜威来华讲学（1919年）开始算起，迄今不足百年，而且中间还中断了一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重建教育哲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和教学都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

1980年，我国在高等院校中重开教育哲学课。为适应教育的需要，以前曾长期从事教育哲学研究和教学的老一辈学者率先进行教育哲学的研究，积极开展我国教育哲学的重建工作。尤其令人可喜的是，在他们的带领和帮助下，一部分中青年同志和哲学工作者也参加进来，这不仅给我们的队伍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也使教育与哲学的结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因教学而研究，教学又为研究培养后备力量。正是在教学和研究的良性互动中我国的教育哲学逐步前进，体系不断更新，研究的问题领域不断扩展，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目前出版的教育哲学专著已有几十本之多，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在这二十多年中，我国教育哲学在学科建设上的成就大致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建教育哲学学科体系。二是拓展了教育哲学的研究领域，教育哲学的研究从教材编写深入到专题问题的研究。三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阐述，开始了中国教育哲学

研究“本土化”的努力。四是进行了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的系统研究，翻译了一些西方教育哲学著作，介绍了主要教育哲学流派。五是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组织和指导教育哲学科研的开展。

然而，对于一门学科而言，二十多年还是很短暂的。我们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在很多方面也还只是刚刚起步。而且，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我国教育哲学一直遭受着身份合法性的质疑；对于教育哲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下面仅就教育哲学研究中几个关系问题，谈些极不成熟的考虑。

第一，教育学与哲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教育哲学学科的性质及其地位问题。教育哲学，顾名思义是教育与哲学的合金，它以一定的哲学观为指导，来回答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根本问题。因而在哲学家的眼中，它是哲学中的分支学科；在教育家的眼中，它却是教育学科中的基础学科；而且它从产生之日起，即列入教育学科之中，是教育学中的重点学科。所以教育哲学，常常是哲学家嫌浅，而教育工作者又难读的一门学科。

由于教育哲学，是以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因而在前苏联的教育学科中不把它列为单独学科，理由是苏维埃教育学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这就使我们在全国解放后全面学苏的过程中，在高等师范院校取消了教育哲学一科的开设，直到1979年全国教育科学工作会议之后，才决定重开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以哲学为基础，并不能成为它不能独立开设的理由，因为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是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求得解答的。为此，教育哲学的开设，正是要发挥哲学在教育学科中的指导作用，以体现出它的理论性、综合性、批判性等特点。

第二，教育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涉及教育哲学的独立存在问题。从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来看，已从求体系的完整转向专题的研究，通过专题研究之后，再回过头来考虑体系，可能体系的建立更有实据，更具科学性。但无论是学科体系还是专题研究，都会遇到同其他教育学科的某些重复问题。就科学的发展来看，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出现，使学科之间的

联系更为密切，在某些问题上的重复出现是在所难免的，只是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和不同的阐发而已。教育哲学与其他教育学科的关系，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问题不在于重复，而在于能否在论述问题时有别于其他学科，现仅就一例来作说明。

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争，在西方教育史中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此出发，涉及教育的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之争，在教学论和课程论中，涉及分科教学与活动教学和教材编排上的分科与综合之争等。这些问题，有的出自教育史，有的出自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心理学，有的还出自教学论和课程论等，今天又以不同形式在重演着。教育哲学如能以科学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系统地、历史地来阐明这些问题，以求得科学的解决，它将会做到问题出自各科，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别于各科，所以表面看来，似乎是问题的重复，但就其实质来说，对问题的论述和解决并不重复。有的问题，寻求一下它的哲学基础，其是非、真伪即不辩自明。

更何况教育哲学，今天已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专题的论述，如教育的民主、自由、公正、协调，教育现代化与后现代的关系，对西方当代教育哲学及其流派的评价，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等，都是面临的重要课题。总之，教育哲学需要研究的历史课题和现代课题，不胜枚举，教育哲学的发展前途是无限宽广的。

第三，教育哲学研究中的中外关系。我国教育哲学的建设过程基本上是走着两条路：一条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的有关名著，一条是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编著。从其哲学基础来分，主要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方面，现就其代表作做些简述。

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是以康德的“三个批判”为基础，对教育哲学的概念及其研究方法，和它的基本内容：“教育论理学”、“教育美学”、“教育伦理学”作了概述，提出了教育中真、善、美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是以杜威的实用主义（该书称实验主义）为基础，除了论述教育哲学的性质及其意义和研究方法外，对教育哲学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心灵论与教育”、“知识论与教育”、“道德哲学与教育”和“社会哲学与教育”四个问题。在这两本专著中，既有引进，又有独创，这充分体现出

我们先哲们的智慧和创造精神。由此而形成了我国教育哲学的初步体系：含有教育的本质、价值、目的和真、善、美（即知识、道德、审美）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另外，在哲学观上，除了原有的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国的实用主义而外，又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哲学，林砺儒的《教育哲学》可以作为代表作；此外，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张栗元的《教育哲学》等，都是以马列主义观点为指导的《教育学》和《教育哲学》论著。它们是在白色恐怖下的艰辛创作，其书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其战斗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嗣后，特别是在1980年教育哲学重建之后，西方的《教育哲学》新著不断引进，我国的《教育哲学》著作也大量出版，形成今天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些都是大家所亲历和目睹的事，不再一一表述。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应当向我们的先辈学习，在引进中加强独创，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批判地吸取，为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教育哲学研究服务。

第四，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古与今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中只限于论述我国古今教育的关系，也就是如何批判继承我国优秀的教育历史遗产，使其为现实的教育服务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国，而且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在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言行一致等主要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应是我们教育哲学建设的丰富资源。另外，在学术研究上，有重考据和重义理的不同学风；在道德修养上，有主内和主外的不同主张；在文艺创作上，有文与质、形与神、刚与柔、虚与实等不同风格，等等，都是教育哲学研究的重要素材。就教育方面来说，仅以儒家孔子的教育思想而论，无论是“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培养君子、士、成人的教育目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的教育设施；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身体力行等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以及学不厌、教不倦、教学相长、爱生如子和以身作则的伟大教师人格；都是我们教育哲学建设中的宝贵资料。孟子论性善，荀子论性恶，不仅在人性问题上提供给我们许多可资研讨的材料，而且，由此而引申出的内省与外烁的教育路线和方法，也是今天我们在

研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与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主体作用问题方面的重要理论参考。

这里只是例举了儒家，其他诸子百家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尚属阙如。总之，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是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取之不尽的资料宝库。我们要以科学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我国的历史遗产，挖掘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有用的资源。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第五，教育哲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来自于实践，反过来为实践服务，这是任何学科建设的共同要求和任务，教育哲学也不例外。但是教育哲学工作者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不一定要要求亲临现场去总结经验，但他应当了解实践，并对总结出来的经验进行理论的评估，以确定其正确与否。比如当前在办学体制、道德教育、教学及课程改革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实验，提出了诸多新的问题，教育哲学应当高屋建瓴地对这些问题进行评析，正者扶之，错者去之，以发挥其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推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当前的教育实际问题，俯拾皆是，如教育思想中人文与科学的关系、基础教育中普教与职教的关系、落后地区的扶贫与加强文化教育的关系、办学中普及与提高、一般与重点的关系，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我们的教育哲学工作者能否在这些问题上有发言权，正是考验教育哲学能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望同志们善自为之。

最后，简略谈谈教育哲学工作者在科研中的争鸣与合作的关系问题。争鸣与合作是推进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两项工作。教育战线的争鸣还很不够，没有学术上的争论，就不会有学术的繁荣。对一个问题持有不同意见和态度是常见的事，而且是好事，只有通过讨论和辩驳，坚持正确的，克服错误的，才能逐步接近真理，繁荣学术。但在争鸣中，一要认真思考，不发空论；二要发扬学术民主，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三要与人为善，不要出言不逊，更不要互相攻讦。这就要求在争鸣中要有合作，要善于同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相处；特别是对一些大的项目，还需要齐心协力，合作攻关。所以争鸣和合作是推动学术发展的两个车轮，只有协同工作，才能胜

利前进。我们这个团体是和谐的、团结的，由此感到无限的欣慰！

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在教育哲学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组织作用，我们要充分地利用这个组织，为大家的研讨和创作提供有利条件，加强交流，定期开展讨论，并组织论著出版等。希望专业委员会要加强指导，在出书上，要严格把关，宁缺勿滥，以确保学术上的纯洁和著作上的高质量。

我本人作为一个教育哲学工作者，已退休蛰居，既乏理论研究，又欠实际调研，拉拉杂杂地讲了上面这些话，虽系“老生常谈”，但为“求其友声”，恳祈同志们批评指正！



2006年8月10日

第二版前言

杜普伊斯 (Dr. Adrian Dupuis) 以前的学生, 也是我的同事, 罗耀拉·马里蒙特大学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荣誉教授赖特福特博士 (Dr. Alfred Lightfoot) 曾把我和我的学生引入到杜普伊斯博士的这个教材之中。教育哲学是我在教育研究生院开设的一门选修课。选修课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教学一线的教师, 现在正在完成文科硕士学位。他们在对不同的教育哲学进行探讨的同时, 也在反思他们自己的教育哲学, 重新认识和理解他们的教育实践, 并为进一步思考和改进自己的教育奠定了基础。

杜普伊斯博士的这本著作适合非哲学专业的学生阅读。书中所涉及的教育哲学曾对西方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它的阅读有助于非哲学专业的学生搞清楚过去和现在的教育思潮。杜普伊斯在第一版的前言中指出, 教育的钟摆总是摇摆于相互对立的教育观念之间。他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这种摇摆。教育哲学并不是在人为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发展的。相反, 它产生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的和技术的变革之中。因此, 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些教育哲学何以展开和发展, 我们会对其获得更加完整和更富逻辑性的认识。

对于杜普伊斯所谓的钟摆现象, 我现在已有不同的看法。也许, 教育实践的进展更多的是反映了一种螺旋上升的模式。今天的有效思考是建立在过去探索的基础之上。表面上看来是对以前实践的回归, 但实际上是一次否定之否定, 是扬弃。目前, 我和我的学生正在作这方面的探索。

以前使用过这本教材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们对本书作了些增删。原书中最精彩的章节被保存了下来，还增加了最新的注释。有关课堂讨论和作业要求被收入到附录中。最有意义的是，新版删除了关于苏联的教育哲学一章，增加了论述后现代主义的部分。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临近新千年的时候，这个修订版能体现目前教育哲学新的发展。

人似乎总爱不断修正，教育界也不免于此。尽管教育哲学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过程和结果之间不停地摇摆，但是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却一直在争论中，并将继续争论下去。将来，若能看到教育哲学的最新思考再次被收入到本书的修订版中，那将是一件趣事。

R. L. 高尔顿

1996 年于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致谢

由于以下人员的合作和工作，新的版本才成为可能。

杜普伊斯博士：合作者

赖特福特博士：顾问

斯文森（Erika Swenson）和 EDUC 623 的学生：研究

高尔顿（Michael Gordon）：课程案例

文字稿：凯利（Kelly）和高尔德（Colin Van Gorder），
麦克和高尔顿（Michael and Susan Gordon），泰勒（Patricia
Taylor），克里塞（John Crissey），奥斯丁（Jr. Lynn Austin）
和伊丽莎白·特里奇（Elizabeth Trietsch）。

译者前言

生活的竞争和重负使得人们不大愿意去思考一些看上去很迂阔而实际上却较为根本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埋头于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和职（专）业上更为便捷的发展。这对每个行业和专业都是一样，教育当然也不例外。如今人们日益把教育中较为微末和功利的一些东西拿来鼓吹，并在鼓吹中自我膨胀，试图反过来吞没或替代基本的教育思考。这并不是说微末的东西要不得，整体的可理解性恰恰在于必要的微末和微末化，所谓整体把握也恰恰必须经过微末和微末化的过程才不至于停留在僵死的、虚无的空象之中。但微末不是目的，微末的意义也不在于自身，它只是目的和意义的一个环节，它的最终变革也需要整体的相应变动和确定，“砍下来的手不是手”。这中间其实存在着一个解释学的循环，亦即上学下达、下学上达、往来通贯之谓。否则将如庄子所指出的那样，“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且“往而不反”，而不复识其“大体”矣。

因此，越是微末的时代，越是需要作基本的、整体的、当然也包括史的思考。对于教育来说，这种必要性的现实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思考和对思考的日益增加的兴趣。于是，我也忝为思考者的一员，并开设起“教育哲学”课来了。除了讲授反映在《四书》中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外，我还比较重视对西方教育哲学的考察。因为西方的教育现实扎根于一定的历史文化和哲学背景之中，而国外当下的教育理论，也有着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因而，没有对西方教育理论和哲学

的系统考察，我们就很难理解西方的教育实践，也很难深刻地理解其教育理论的历史背景。这很容易造成在学习西方教育经验的时候，徒袭其表，而失其精髓。另一方面，对这种历史（思想）背景的研究，还会增加我们对待所谓的教育引进或移植的谨慎性，这不仅可能会避免出现“橘生淮南”的现象，而且还会克服一味地目光向外而抑制本土思考的毛病。

因此，为了帮助学生了解西方教育哲学，我就选了两本外文参考书，一本是杜普伊斯（Adrian M. Dupuis）和高尔顿的（Robin L. Gordon）的《历史视野中的西方教育哲学》，另一本是兰道尔·库伦（Randall Curren）编辑的《教育哲学指南》。我的意图是前者作为入门，是历史性的，后者作为进阶，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这两本书的内容上，甚至还表现在形式上：前者仅308页，而后者却有638页之巨。当然，严格来说，《教育哲学指南》也是入门书。真正的进阶是学习者走上思之路，并尝试建构自己的教育哲学。

下面就简略地谈谈这本号称是写给非哲学专业的、特别是广大一线教师的著作：《历史视野中的西方教育哲学》。

本书清理了从柏拉图的教育哲学开始直到当下备受关注的后现代教育思潮的进展，各个章节围绕着大致相同的几个方面的问题而展开：

1. 人是什么
2. 如何认知
3. 什么是真理
4. 什么是善
5. 学校的目的
6. 教什么
7. 如何教
8. 如何评价学生
9. 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
10. 总结

我们可以把第1个问题视为教育哲学的本体论，第2个问题是认识论，第3个问题是真理观，第4个问题是价值论，第5，6，7，8和9等实际的教

育问题的探讨是依循前面四个问题的回答进行的。前4个问题是哲学的，后五个问题是教育的，统一在一起就是本书所探讨的九个教育哲学问题。

作者把这些教育思想和思想家划分为两大阵营，即保守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并探索了这两个阵营在不同时期对这九个问题的回答。其中保守主义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罗马时期、早期基督教时期，并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顶峰；文艺复兴之后是早期自由主义者如卢梭开始登场，至杜威乃灿烂一时，其后便出现了保守和自由的斗争和融合问题，以及这种状况的尝试性的解决。

作者用两个阵营和九个问题来把西方教育哲学的进展贯穿起来，甚至还囊括了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后现代教育哲学和尚在发展中的有序多元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使得本书成为一个相当简明却完整且有新意的西方教育哲学史的入门书。全书没有以往一些教育哲学著作的抽象的思辨和冗长的论述，完全是一种简易化的处理和论述，结构脉络清晰，很适合我们“大道至简”和“矛盾地思考问题”的阅读习惯。

按照矛盾的思维，本书的优点，同时也是缺点。首先，把教育哲学的历史发展区分为两个阵营及其对九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点简单化的做法，还有点肢解教育哲学之嫌。毕竟，用这张两个阵营和九个问题所编织的网撒向丰富的教育哲学史，不仅有漏网之鱼，而且，这张网所网住和打捞的教育哲学，也当然会受到这张网本身的局限。

其次，作者在论述现代保守主义和古代的保守主义时看到的是它们之间的继承性，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古代的保守主义是等级—目的论的，而现代保守主义则是等级—非目的论的，强调人在理性和智力上的平等，并不把这种理性和智力归属于某一个阶层和等级。

另外，作者把文艺复兴当作保守主义的发展顶峰，只看到“文艺复兴”保守的一面，也没有注意到“文艺复兴”自由的一面。而且，在我看来，后者更为根本。因为文艺复兴虽然打着“复兴古典文化”的保守旗号，唤醒的却是人的“如示指掌”的感性和理性的自由本相。

当然，对于这样一本导论式的著作过多的要求，似乎有点求全责备，它毕竟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作为西方教育哲学的入门之书。

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得益于一次必然的偶然谈话。去年，石中英先生来沪讲学，我去拜见先生，简略聊了一会儿。石先生说 he 正在策划教育哲学译丛，鼓励我寻一点德国的教育哲学著作，并建议将此书纳入进去，因此才有本书的中译本。

虽然经过了三轮的教学，我对本书的内容已较为熟悉，不过，为了准确地理解并翻译其中的哲学术语，我还请了哲学博士朱承一道进行翻译。朱博士先是对全书大部分内容进行初译，然后由我审校。虽如此者三，仍错误难免，恳请方家指正。

彭正梅

2006年8月1日于上海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教育与哲学	(1)
第二章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8)
第三章 古典教育理论	(28)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教育保守主义的巅峰	(63)
第五章 教育自由主义的兴起	(84)
第六章 教育自由主义的繁荣	(106)
第七章 新保守主义的回应	(151)
第八章 教育自由主义的重新界定	(196)
第九章 可能的解决之道	(215)
第十章 教育心理学	(236)